

唐世碑像、變相及敦煌變文中

「鋪」、「軀」等字義之探討

蕭登福

唐代的文學作品中，常雜有俚語及時人的習慣用語，其中尤以俗文學爲甚。而這些俚語、習慣用語，往往在當時流行，過後便很少這樣用了，本不值得我們刻意去探討研究。但正因爲唐代文人喜歡將俚語繆入詩文及俗文學中使用，因此我們如對唐世的俚語、習慣用語等不加以了解，有時便無法明白文句中的意義，甚或誤解了它。白居易「問劉十九」詩云：「綠蠟新醅酒，紅泥小火爐；晚來天欲雪，能飲一杯無？」（註一），詩中的「無」字爲疑問詞，與白語中的「麼」或「否」字義近，這是唐人的特殊習慣；跟一般「有無」的「無」用法不同。把「無」當做疑問詞的「麼」或「否」來使用，在臺閩一帶，到今天仍是如此。又如，敦煌變文「葉淨能詩」有「親情清（請）廻報府君」之語，白居易新樂府「井底引銀鉤」詩也說：「豈無父母在高堂，亦有親情滿故鄉。」（註二）；文中的「親情」，即是指親戚而言。再如變文中常稱官吏爲「所由」，把男女同居關係稱爲「共事」（註三）；這些，如不熟悉唐世俚言，是很難把全文弄懂的。將俚語運用到詩文中，在當時往往能給人予親切感，且明白易懂，歷代文學作品中，都不乏其例，並不僅有唐一代如此。只是這些當時明白易懂的俚語，對後人而言，往往成爲難解之結。唐世的這種現象，存在於敦煌的俗文學裡極多，於是也就成爲近人研究敦煌學所須要探究的問題之一了。近人蔣禮鴻等人便曾對敦煌變文的字義做過探討。由於唐世的俗字俗義甚多，非長篇巨著不能細究，因此本文僅擬針對與圖畫及造像有關的「鋪」、「軀」等字來探討其義。

「鋪」、「軀」二字，是在唐世碑像、變相及變文中都常出現的字。唐人借它們來做爲圖畫及佛像的計算單位。這兩個字，對我們來說都不陌生，但它們的意義則與我們一般所常見者不同。以「鋪」字而言，說文解字云：「鋪，箸門抑首也。」；所謂「鋪」，即是以青銅做成獸形，銜環附著於門上之物，又稱爲「鋪首」；段玉裁以爲這是「鋪」字的本義。以後假借爲「敷」，而有陳布、普偏之意；並假借爲「瘞」，而有病痛之意（註四）。廣雅釋詁二云：「鋪，陳也。」；詩大雅江漢：「淮夷來鋪」

毛傳云：「鋪，病也。」等，所用的即是「鋪」的假借義。後世經傳所用者，如非本義，即是假借義。但唐世碑像及圖畫中所出現的「鋪」字，却與說文及廣雅等字書所見者大相逕庭。它是圖畫及佛像的計算單位，而與陳布、病痛、普偏、鋪首等義無關，今舉證於下：

金石萃編卷六十五唐二十五李承嗣造像銘：

「維大周長安三年九月十五日，隴西李承嗣爲尊親造阿彌陀像一鋪。鑄鏤莊嚴，卽日成就，威嚴相好，燦然圓滿，所願資益慈顏，永超塵網。銘曰……。」

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：

「（唐開成五年七月）廿六日，畫化現圖畢。頭陀云：『喜遇日本國三藏同巡臺，同見大聖化現。今畫化現圖一鋪奉上。請將歸日本供養，令觀禮者發心，有緣者同結緣，同生文殊大會中也。』」

全唐文卷三百七十六任華西方變畫讚：

「敬畫妙法蓮華變一鋪……哀公上慈，乃續靈相，光儀既備，景福隨之。」

贊寧宋高僧傳卷一唐京兆大薦福寺義淨傳：

「（義淨西遊天竺）經二十五年，歷三十餘國，以天后證聖元年乙未仲夏還至河洛，得梵本經律論近四百部，合五十萬頌；金剛座真容一鋪；舍利三百粒；天后親迎於上東門外。」

從上文中，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唐世的「鋪」字與圖畫及造像有關，已脫離了經傳中「鋪」字的傳統意義。再以「軀」而言，「軀」原是指人之軀體。但在唐代則用來做爲佛像的計數單位。

王祀金石萃編卷五十八唐十八李義豐造像記：

「咸亨元年十二月廿二日佛弟子李義豐爲皇帝陛下，法界衆生，合家大小、先祖墳靈、亡父亡叔、見存母，敬造彌勒像一

區（軀）。」

王祀金石萃編卷五十九李萬通造像記：

「大唐儀鳳三年歲在戊寅七月乙卯朔十七日辛未，弟子李萬通及妻徐合家等敬造彌勒像一軀。上爲天皇天后，又爲亡父，見存母賈，及七祖先靈，存亡眷屬，法界蒼生，俱登正覺。」

大正藏第五十五冊常曉和尚請來目錄：

「千光王佛像一軀、水月觀世音菩薩像一軀……。」

上述諸「軀」字，亦與軀體之義無關。這些都足以證明「鋪」、「軀」二字，在唐世都有它們獨特的用法。其中「鋪」字更與唐世的變文有密切的關係。

又，唐世用來計算圖畫及佛像的單位，除「鋪」與「軀」外，另有「卷」、「張」、「本」、「幅」、「橫」、「區」、「體」、「身」、「座」等字。上述諸字，約可分為兩組：一為「鋪」、「卷」、「張」、「本」、「幅」、「橫」等；其中除「鋪」字可兼用來計算雕塑像外，其餘均用來做為計算圖畫的單位。另一組為「軀」、「區」、「體」、「身」、「座」等字，這些字都是用來計算佛像的數目。底下便以「鋪」與「軀」來做為兩組的代表，並探討二字在唐世變文、碑像中的意義。

壹、變文、碑像及變相中「鋪」字之意義

近世敦煌出土的變文中，曾有兩篇提到了「鋪」字。其一為漢將王陵變，一為王昭君變文。漢將王陵變尾題作「漢八年楚滅漢興王陵變一鋪」，文中有「從此一鋪，便是變初。」之語，而王昭君變文則云：「上卷立鋪畢，此入下卷。」；這兩篇變文中的三處「鋪」字都很費解，王昭君變文的「立鋪」一詞，更是令人猜測。學者都知道變文中的「鋪」字與圖畫有關，至於何謂「鋪」，何謂「立鋪」，則頗多妄臆之詞。解說較為合理的，有周一良與孫楷第二人。周一良讀唐代俗講考云：「『鋪』原是指佛畫一幅而言，引申而一般的畫也謂之鋪。」（註五），孫楷第近代戲曲原出宋傀儡戲影戲考云：「立鋪者，蓋以造像而言。凡鑄像塑像以一座為一鋪，畫像以一幅為一鋪。」（註六）。孫氏之語，較周氏更為詳細。但把造像稱為「立鋪」，也是妄臆不實，且語多猜測。我們把唐人所留下來的載籍，加以綜合歸納來看。唐世的「鋪」字，大抵有以下數義：1.唐人常把一組性質相同而不可分的畫稱為「一鋪」，因此「一鋪」常含有多幅畫。2.唐人有時將性質獨立的一幅畫也稱為「一鋪」，因此「一鋪」也可以

指一幅畫。3.「鋪」字除用來做爲圖畫的計算單位外，也常用來稱呼雕、塑、鑄像。雕塑鑄像一尊稱爲「一鋪」。4.雕塑鑄像一組多尊，也稱爲「一鋪」。綜歸起來說，「鋪」字重在「整體性」的計數，因此一組畫或獨立的一幅畫，一尊雕塑像或一組雕像，都可以用「鋪」來做爲計算單位。現在舉證於下：

1.「一鋪」係指性質相同而不可分的一組畫（含多幅）而言

唐世文化影響日本極深，日本曾數度派遣留學僧入唐研習佛法。這些留學僧回國後，把他們在唐地所獲得的圖書文物，編列成目錄，以供日皇閱覽。這類的目錄，在大正藏第五十五冊目錄部中，仍保留了許多篇。而他們所帶去的文物，有許多是佛菩薩的畫像及法會所用的曼荼羅圖。從他們所記中，頗可看出「鋪」字的意義。

日僧空海「御請來目錄」（註七）：

「大毘盧遮那大悲胎藏大曼荼羅一鋪。」其下自註云：「七幅，一丈六尺。」

「一行禪師影一鋪」自註云：「三幅。」

日僧圓仁「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」：

「大毘盧遮那大悲胎藏大曼荼羅一鋪」，鋪下自註云：「五幅，白畫。」

「金剛界大曼荼羅一鋪」自註云：「七帙。」

「南岳思大師示先生骨影一鋪」自註云：「三幅。」

圓仁「入唐新求聖教目錄」：

「金剛界大曼荼羅一鋪」自註云：「五幅，苗。」

「普賢延命像一鋪」自註云：「三幅，苗。」

白僧圓珍「日本比丘圓珍入唐求法目錄」：

「金剛界九會曼荼羅燈一鋪」自註云：「六副。」

「金剛界八十一尊壇面一鋪」自註云：「四副。」

圓仁「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」卷一：

「前畫胎藏曼荼羅一鋪五幅了。」

空海於唐德宗貞元二十年時入唐，圓仁於文宗朝，圓珍則於宣宗朝入中土。諸家載記皆不脫唐人習氣。而由上述諸文中，可見唐人常用「一鋪」來稱呼多幅性質相同的一組畫。圓仁所說的「前畫胎藏曼荼羅一鋪五幅了。」，一鋪中共有五幅，文義最清楚。曼荼羅圖，係畫法會壇場所須之法器、佈置方法、手印及菩薩等圖，有時非一幅可了，故須多幅畫之，而此一組畫即稱「一鋪」。

又，諸人載記中，「幅」字或作「輻」或作「副」，諸字皆字異而義同，係音近通假。如圓仁所帶回日本的「南岳思大師示先生骨影一鋪」下註云：「三幅」，但釋安然「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類總錄」卷下却引作「三副」（註八），據此「副」即「幅」之借字。而圓仁所撰之目錄中，自己或作「幅」或作「輻」並不一定。再者，圓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錄所載「水自在天像一鋪」自註云：「一幅」，安然之書却引作「一副」。由此足證「幅」、「輻」、「副」皆同義，在唐世可互用。
2. 唐人把性質獨立的一幅畫也稱爲「一鋪」
如無同性質的畫，一幅畫也可以稱爲「一鋪」，在唐世這種情形不乏其例，今舉證於下：
日僧圓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錄（大正藏五五册第一〇八五頁）：

「大悲胎藏三昧耶曼荼羅一鋪」自註云：「一幅，苗。」

「釋迦牟尼佛菩提樹像一鋪」註云：「一幅，綠色。」

「水自在天像一鋪」註云：「一幅，苗。」

「青龍寺義真和尚真影一鋪」註云：「一幅，綠色。」

太平廣記卷一百一十一僧道憲：

「唐聖善寺僧道憲，俗姓元氏。開元中，住持於江州大雲寺，法侶稱之。時刺史元某，欲畫觀世音七鋪，以憲練行，委之勾當。憲令畫工持齋潔已，諸絵色悉以乳頭香代膠，備極清淨，元深嘉之。事畢，往預寧研排，造文殊堂。排成將還，忽然墮

水，江流湍急，同侶求拯無由。憲墮水之際，便思念觀世音，見水底有異光，久而視之，見所畫七菩薩，立在左右。」（廣異記）

太平廣記卷二百一十四雜編：

「有別畫者，與人同遊寺，看壁畫音聲一鋪。曰：『此涼州第幾遍。』不信，召樂官奏涼州。至畫處，用指更無差異。」（出盧氏雜說）

「故德州王使君椅家有一管約一寸，麤於常用筆管，兩頭各出半寸以來，中間刻從軍行一鋪；人馬毛髮、屋木亭臺、遠水，無不精絕。每一事，刻從軍行兩句，若『庭前琪樹已堪攀，塞外征人殊未還。』是也。似非人功，其畫跡若粉描，向明方可辨之。」（出盧氏雜說）

上述，圓仁日錄中所收錄的四鋪畫，每一鋪下皆自註云：「一幅」。又，太平廣記卷一百一十一載道憲畫七鋪觀世音像，而文中又說「所畫七菩薩」，可見一鋪指一幅菩薩像。再者，太平廣記卷二百一十四雜編兩則故事中的「鋪」字，明·沈氏野竹齋鈔本作「鋪」，明·談愷刻本均作「幅」。這些都足以說明一幅畫可以稱爲「一鋪」。且壁繪、竹木上的畫也都可以稱爲「鋪」，並不限於紙、絹等材料。

3. 「鋪」並不僅限於計數圖畫；金、石、木、土等雕塑鑄像一尊，也稱爲「一鋪」。如「三幅」（五八），藏地「幅」即「佛清·王昶金石萃編卷四十隋三大海寺唐高祖造像記（註九）」：

「鄭州刺史男李世民，遇染時患，比聞大海寺有雙王像，治病有驗；故就寺禮拜，其患乃除。」□於此寺，願造石彌勒像一鋪。其像乃□丹青之妙飾，窮巧伎之銅□，相好全真，容顏蘊妙，以斯功德，衛護弟子。唯願福山冥祐，法海長資……大業元年□□□。」

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一張仲方傳：

「滎陽大海佛寺，有高祖爲隋鄭州刺史日，爲太宗疾，祈福於此寺。造石像一軀，凡刊勒十六字（註十）以誌之；歲久剥缺，滎陽令李光慶重加修飾，仲方再刊石記之以聞。」

大海寺唐高祖所立之碑文，原作「造石彌勒像一鋪」，但舊唐書則引作「造石像一軀」；可見「一鋪」即是「一軀」。又，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五釋神照傳云：「又造像數百鋪，寫經數千卷，任緣便給，不爲藏蓄。」，此處之「數百鋪」，疑即指「數百軀」而言。一軀即一尊。又，唐世之「一鋪」，雖可做一尊解，但率以做一組（多尊）佛像解者爲多。

4. 「鋪」，用在造像時，雖然雕塑鑄像一尊可稱爲「一鋪」；但「一鋪」常指一組（多尊）之雕塑鑄像而言。所謂一組像，通常由一主佛或主神，加上其他菩薩、侍者，合成一組。因此「一鋪」像，常含有多少尊佛菩薩。

清·王昶金石萃編卷五十三岱岳觀碑，大周長安四年歲次甲辰十一月所立之碑文云：

「奉爲 皇帝敬造□□皇上天尊一鋪廿二事，敬書本際經一部，度生經千卷……。」

嚴可均平津館金石萃編卷八興隆寺僧九定造像記：

「大唐先天二年九月十二日，僧九定、僧玄朏、僧義隆、僧惠澈、僧真空等，奉爲皇帝、皇后及師僧、父母、法界有情，敬造阿彌陀像一鋪，大匠趙守忠，造浮面匠蘇則。」

由這嚴氏引山左金石志云：「僧九定等造像記在兗州府興隆寺大殿壁間，中鑿爲龕，刻佛像五軀，四周題大唐先天二年九月十二

唐人曰僧九定等造像記。」

王昶金石萃編卷六十九唐二十九田義起石浮圖頌：

「奉爲七代先亡、見存太夫人、合家大小，敬造石浮圖七級，釋迦像二、菩薩神王等一鋪……太極元年四月八日建。」

王昶金石萃編卷六十五信法寺碑：

「信法寺貞容像之碑并序，長安三年七月十五日建立……遂以長壽二年一月五日，乃於舍利塔中敬造尊容像一鋪，并諸夾侍

菩薩像有一十□□□……」「一證子。由其一書真言經文指述。因九陰證一百眾來指述。一證子。此三字在唐人

同卷高延貴造像銘：

「敬造石龕阿彌陀像一鋪，具相端嚴……長安三年七月十五日敬造。」

同卷姚元景造像銘云：

「爰於光宅寺法堂石柱造像一鋪，……長安四年九月十八日書。」

上述諸文中所見到的「一鋪」，我們皆可斷定不是一軀佛像，而是由多軀所組成的一組佛像。王昶在金石萃編卷五十三岱岳觀碑末尾之按語曾說：「凡造像，少者止一軀，多則謂之一鋪。此天尊像曰一鋪，明非一軀也。」，而興隆寺僧九定等人共造一佛龕，內刻五軀佛像，而却稱爲「一鋪」。由此，皆可證明「一鋪」常指一組佛像。再者，高延貴造像銘將一石龕稱爲「一鋪」，姚元景造像銘稱一石柱之雕像爲一鋪。皆可看出「鋪」是一整體性之計算單位。「鋪」與「軀」雖然同是計算佛像的單位，但兩者相較，「鋪」重整體性，「軀」則重在個別之計數。因此「鋪」可用來計算一「軀」獨立的造像，也可以用來計數一龕、一石柱等一整體而含有多軀之雕像。

綜合上面所說，在唐世，「鋪」可用來計數圖畫，也可以用來計數造像。「鋪」的計數，著重於整體性，因此，在繪畫上，唐人將一組性質相同的畫（多幅），稱爲「一鋪」；將一幅獨立的畫也稱爲「一鋪」。在造像上，唐人把一組佛像、一龕、一柱的整個造像，稱爲「一鋪」；把一座雕塑鑄像也稱爲「一鋪」。

雖然圖畫及雕塑鑄像，都可以用「鋪」來計數，但以用在圖畫的情形居多。在變文中所見的「從此一鋪」、「立鋪」等「鋪」字也是指圖畫而言。「一鋪」之義既明，至於何謂「立鋪」呢？唐人吉師老「看蜀女轉昭君變」詩內有：「畫卷開時塞外雲」之語；又，明·馬歡「瀛涯勝覽」爪哇國條云：

「有一等人以紙畫人物鳥獸鷹蟲之類，如手卷樣，以三尺高二木爲畫幹，止齊一頭。其人蟠膝坐於地。以圖畫立地，每展出一段，朝前番語高聲解說此段來歷，衆人圓坐而聽之，或笑或哭，便如說平話一般。」

馬歡的這段記載，跟唐人講說變文的情形很接近。唐時的變文係配合變相（圖畫）來講說。講者一面展開圖畫加以指陳，一面加以述說（註十一）。王昭君變文中所說的「立鋪」，當與馬文中所說以「二木爲畫幹」，「以圖畫立地」相似。將圖畫樹立以供講說，故云「立鋪」。

又，與「鋪」字同樣用來做爲圖畫的計算單位的，除「鋪」外，另有「卷」、「張」、「帖」、「本」、「紙」、「楨」、「幅」等字。但此諸字僅能用來計算圖畫，不能像「鋪」一樣，可兼用來計數雕鑄像。再者，「卷」、「張」、「本」、「帖」

等字可用來指稱一幅畫，也可用來指稱一組多幅之畫；其義與「鋪」字相近。「紙」、「楨」、「幅」等字則僅能指單一幅之畫，不能兼指多幅之一組畫。今舉證說明，並探討諸字之義於下：

日僧圓載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（註十二）：

「熾盛佛頂曼荼羅苗子一張（自註云：「三副」）、寶藏天女苗子一本、大隨求曼荼羅尊樣一卷。」

圓仁慈覺大師在唐送進錄：

「大毘盧遮那大悲胎藏大曼荼羅一鋪、金剛界大曼荼羅一鋪、金剛界八十一尊種子曼荼羅一鋪、金剛界三十七尊種子曼荼羅

一鋪、金剛界曼荼羅位樣一帖、法華曼荼羅位樣一張、觀音壇樣一張、金剛面猪頭菩薩像樣一張……已上二十二鋪，納漆泥皮箱一合。」

空海御請來目錄：

「大毘盧遮那大悲胎藏大曼荼羅一鋪、大悲胎藏法曼荼羅一鋪、大悲胎藏三昧耶略曼荼羅一鋪、金剛界九會曼荼羅一鋪、金剛界八十一尊大曼荼羅一鋪、金剛智阿闍梨影一鋪、善無畏三藏影一鋪、大廣智阿闍梨影一鋪、青龍寺惠果阿闍梨影一卷、

一行禪師影一鋪。右佛菩薩金剛諸天等像并傳法阿闍梨等影十鋪。」

上述所引諸文中，圓載目錄於「一張」下，自註云：「三副」，可見一張含有多幅畫，與「鋪」義相似，跟我們今日所說「一張」意義並不盡同。又，唐人「張字」亦寫成「帳」，顯係同音通假（註十三）。日僧圓行靈巖寺和尚請來法門道具等目錄云：「胎藏壇圖一帳、阿嚕力觀音曼荼羅一帳。」，「帳」即「張」字。再者，圓仁的目錄中，在計數大毘盧遮那以下諸圖時，將「一張」、「一帖」都算成「一鋪」，故合成「二十二鋪」；空海的御請來目錄則將「一卷」也算成「一鋪」，且在「一卷」下，空海註云：「三幅。」；至於「本」字，日僧圓載新書請來法門目錄：「降三世會像樣一本。」（大正藏五十五冊第一一二一頁），大正藏在此下的校語作：「本」、「卷」；由此可證「張」、「帖」、「卷」、「本」，在計數圖畫上，皆與「鋪」字同義，可指一幅畫，也可指一組畫。此外，「一幅」、「一楨」、「一紙」，則同是指一幅單一之畫而言。日僧安然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類總錄卷下：「大廣智不空三藏真影一紙、金剛無畏不空三師三藏真影一楨。」，「紙」、「楨」即「幅」，此三字在唐人載

籍中均無做多幅畫解。

「鋪」、「卷」、「張」、「帖」、「本」、「紙」、「楨」、「幅」等字既明，底下再來探討唐人計數佛像之另一組字：「軀」、「區」、「體」、「身」、「座」等字。

貳、佛像的計算單位——軀

以「軀」來計算佛像，在南北朝時已如此，「軀」在南北朝常被寫做「區」，或寫作「壘」。但六朝「軀」字的意義跟唐人的有所不同。唐人把佛像一尊稱爲「一軀」，六朝人則常將一個佛龕、一個石窟、一座塔等整體性的東西稱爲「一區（軀）」。

因此六朝的「一區（軀）」，常含有多少佛像。然而在六朝，有時「一軀」，也可用來指稱一尊佛像。今舉證於下：

金石萃編卷三十七北周費氏造像記：

「夫如來真意玄寂，道出塵表……天和六年五月廿一日造像一區。」
王昶於題下注云：「像四面刻，前後皆高一尺三寸五分，橫廣三尺二寸五分，前四像分置兩邊，中刻文十五行……四面，每像刻一人名，惟一旁止七人正書。」

金石萃編卷三十三北齊朱曇思等造塔記：

「大齊河清四年歲次乙酉三月癸未朔四日丙戌……敬造寶塔一軀……。」

金石萃編卷三十四北齊邑義主一百人等造靈塔記：

「……築茲勝地，造靈塔一區，摸育王之真軌，放舍利之影跡……靈像儼儼，滲度於恒沙，相好巍巍……。」

金石萃編卷二十七北魏華州刺史安定王造石窟像記：

「皇魏永平四年歲次辛卯十月十六日，假節督華州諸軍事征虜將軍華州刺史安定王，仰爲亡祖親 大妃、亡考太傅靜王、亡

上文諸「一區」或「一軀」，皆可看出係指多尊像而言。其中將一座塔，一整個石窟，都以「一軀（區）」來計算，更可明

顯的看出「一軀（區）」含有多尊。然在六朝時，一軀（區）偶然也用來指稱一尊佛像：

嚴可均全北齊文卷十臨淮王造像碑：

「遂於此所，爰營佛事。制无量壽像一區，高三丈九尺，并造觀世音、勢至二大士而俠（夾）侍焉。」

嚴可均全北齊文卷九闕名邑義造丈八大像頌：

「是以邑義一百人等，以今大齊天統三年歲在丁亥，五月五日共造丈八大像一軀。」

金石萃編卷二十九北魏李和之造像記：

「清信士佛弟子馮翊王國典祠令李和之，仰爲□世父母及自己身，敬造像四軀，願生生世世恒與善會。」

金石萃編卷二十七北魏張相隊造像記：

「延昌二年歲在癸巳三月乙卯朔廿九癸未，相爲眷屬造天尊一區……。」

王昶於題下註云：「像高二尺三寸，廣一尺四寸。記刻于座上十二行行四字五六字不等，正書。」

上述多處之「一軀（區）」，由其文意及王昶之注語看來，「一軀」當指一尊佛像而言。

綜歸起來說，六朝人將一尊及多尊一個整體的佛像，都稱爲「一軀（區）」。由此而言，六朝人的「軀（區）」字與唐人的

「鋪」義相似，皆重在整體性之計數，而與唐人之「軀」義，則迥然有別。因此王昶金石萃編卷三十九附北朝造像諸碑總論云：「按造像立碑，始於北魏，迄於唐之中葉。大抵所造者釋迦、彌陀、彌勒及觀音、勢至爲多。或刻山崖，或刻碑石，或造石窟，或造佛堪（或作龕，或作礎），或造浮圖。其初不過刻石，其後或施以金塗綵繪，其形模之大小廣狹，製作之精粗不等。造像或稱一區（或作壇，或作軀），或稱一堪，其後乃稱一鋪。造像必有記，記後題名。」

王氏之語云：「造像或稱一區，或稱一堪，其後乃稱一鋪。」，正說明了六朝之區、軀、堪，其義與唐人之「鋪」同義。

至於唐人之「軀」字，其義與我們今日用來計算佛像的「尊」或「座」字相似。金、銅、土、木、石等造像一尊，唐人稱爲「一軀」；圖畫中的一尊佛像，也稱爲「一軀」。在唐世，「軀」字與「鋪」字雖然同樣可用來計算雕鑄塑像與圖畫，但兩者有別。以圖畫而言，「鋪」是指一幅或一組畫；「軀」則指畫中之一尊佛菩薩像，或以一尊像爲主的一幅畫；因此「一鋪」畫往往

可含有「軀」像。再以造像而言；「一鋪」像，可指一「軀」雕塑鑄像，也可指多軀之一組像。

唐世的「軀」字也常寫作「區」，這是因為同音通假的關係；如舊唐書卷七十二虞世南傳，太宗之制文云：「可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，并爲造天尊像一區。」，續高僧傳卷二十一釋智顥傳云：「金檀畫像十萬許區。」，這些「區」字都是「軀」的借字。

又，「軀」字跟「體」字同義，說文解字第八篇上：「軀，體也。从身區聲。」；因此唐人也有用「體」來代替「軀」的。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云：

「（開成五年二月十四日）遠赴古圖邊，鋤掘地，深至胸上，尋得佛菩薩像。今見掘得彌勒佛像一體，文珠（殊）師利菩薩一軀，普賢菩薩一軀，觀世音菩薩兩軀，大師子菩薩一軀，羅睺羅一軀，佛骨鐵閣廿斤已上。諸人見之，奇異不少。」

「軀」是「體」的俗體字（註十四）。上文中，「軀」、「體」二字互用，可見「一體」即是「一軀」。再者，「軀」與「身」字亦同義，因此唐人也把佛像一尊稱爲「一身」。太平廣記卷二百一十四貫休：「用水墨畫羅漢一十六身，并一佛二大士。」；「一十六身」即是十六「軀」。除「軀」、「區」、「體」、「身」諸字外，唐人也偶用「座」字來稱呼佛像：續高僧傳卷十六釋玄會傳：「夢登佛手，號無量壽，遂造彌陀像一座。」，金石萃編卷六十奉仙觀老君像碑，垂拱元年所立之碑文云：「敬造老君石像一座，并二真人。」，「一座」亦即「一軀」。由此可見「軀」、「區」、「體」、「身」、「座」等字皆同義可互用。但唐人在計數佛像時，大都用「軀」、「區」字，「體」、「身」、「座」等則較少見。

唐世的「軀」字既可用來稱呼雕塑鑄像，也可用來計數畫像，今依此二義，舉證於下：

1. 金銅泥木石等雕塑鑄像一尊，稱爲「一軀」

「軀」字用來指稱造像的例子極多：

- 唐、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三十六釋慧藏傳：

「敕住江州廬山東林寺，置舍利塔。初至其地，耕者見光，尋而掘之，獲金銅彌勒像一軀，形質瓊異。卽而供養，並不測其

終。」

「先有塑菩薩一軀，不可移轉，至明乃見廻身，面於舍利，狀類天然，一無損處。」並以一頭一臍指掌對。謂外二掌與身

金石萃編卷六十唐二十夏侯□造像記：

「

金石萃編卷六十八寶門姜氏女造像記：」又高同。金闕奉聖闕一頭氣脉通連。并

「垂拱二年五月十五日夏侯□爲合家大小造□道像五十區，願一切含生離苦解脫。」良高同。金闕奉聖闕一頭氣脉通連。并

金石萃編卷六十八寶門姜氏女造像記：」又高同。金闕奉聖闕一頭氣脉通連。并

「

「神龍二年七月七日，清信女寶門姜爲妻夫鉅野將軍李□苟（敬）造石像一區，高六尺廣一尺，願捨身存形，蔥隨三保……

「」謂來自目錄云：「大武勦本良謀略晏荼羅一誠」。并云：「誠五十乘良。」（五五根莖一〇寸〇頁）。五十乘良昭五十乘。

舊唐書卷九玄宗本紀：

「

「（天寶三年夏四月）敕兩京、天下州郡，取官物鑄金銅天尊及佛各一軀，送開元觀、開元寺。」并云：「誠五十乘良昭五十乘。

上述皆以造像一尊爲「一軀」。并云：「誠五十乘良昭五十乘。」并云：「誠五十乘良昭五十乘。」

2. 畫像一尊亦稱爲「一軀」。并云：「誠五十乘良昭五十乘。」并云：「誠五十乘良昭五十乘。」

在唐世，用「軀」字來指稱畫像的，也頗不乏其例。其義有二：一、唐人常將畫中的一尊像稱爲「一軀」。二、唐人把以一尊佛菩薩像爲主的一幅圖畫也稱爲「一軀」，在此情形下，「一軀」的意義便與一幅相近了。并云：「誠五十乘良昭五十乘。」并云：「誠五十乘良昭五十乘。」

大正藏第五十五冊常曉和尚請來目錄：

「

「大元帥大悲身像一軀，大元帥忿怒身像一軀，大元帥化身像一軀，大聖千臂千頭金毘羅童子像一軀，大聖六童子像一軀。」并云：「誠五十乘良昭五十乘。」并云：「誠五十乘良昭五十乘。」

續高僧傳卷二十一釋智顥傳：并云：「誠五十乘良昭五十乘。」并云：「誠五十乘良昭五十乘。」

「號東西垂範，化通萬里；所造大寺三十五所，手度僧衆四千餘人，寫一切經一十五藏，金檀畫像十萬許區，五十餘州道俗受菩薩戒者，不可稱紀。」并云：「誠五十乘良昭五十乘。」并云：「誠五十乘良昭五十乘。」

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盧頊：

「老人謂小金曰：『……汝於某日拾得綉佛子否？』小金曰：『然。』『汝看此樣，綉取七軀佛子，七口幡子。』」（出通

幽錄》小金口：「常見某日各書卷之首」小金口：「常見某日各書卷之首」（出野人閒話）

太平廣記卷二百一十四貫休：

「唐沙門貫休，本婺州蘭溪人也。能詩善書妙畫。王氏建國時，來居蜀中龍華之精舍，因縱筆，用水墨畫羅漢一十六身，并一佛二大士。巨石縈雲，枯松帶蔓，其諸古貌，與他人畫不同……翰林學士歐陽炯亦曾觀之，贈以歌曰：『西嶽高僧名貫休，孤情峭拔凌清秋。天教水墨畫羅漢，魁岸古容生筆頭。時捐大絹泥高壁，閉目焚香坐禪室。或然夢裡見真儀，脫去袈裟點神筆。高擡節腕當空擲，窓窣毫端任狂逸，逡巡便是兩三軀……』」（出野人閒話）

上述諸文，有的把以一尊像爲主的一幅畫稱爲「一軀」，有的把一幅（或一鋪）畫中的一尊像也稱爲「一軀」。常曉目錄、續高僧傳智顥傳、太平廣記盧頊條三處所提到的「軀」，顯然與「幅」義相近。「一軀」即是「一幅」。而太平廣記卷二百一十四貫休條，說貫休和尚「高擡節腕當空擲，窓窣毫端任狂逸，逡巡便是兩三軀。」這句話是歐陽炯在稱讚貫休和尚作畫的神奇與快速，說他一下子便畫好了兩三尊佛像。而由此語中，我們可以體會到一「幅」或一「鋪」畫可以含有數「軀」像。當然畫中僅畫一「軀」的，也可以稱爲「一幅」或「一鋪」。常曉目錄中所談到的「大元帥大悲身像一軀，大元帥忿怒身像一軀，大元帥化身像一軀」，此三幅畫，在常曉安然「諸阿闍梨真言密敎部類總錄」卷下諸圖像部第二十，便都引成「一鋪」。可見「一軀」也可以稱爲「一鋪」。但通常「一鋪」都是含有多「軀」的。門葉記卷九十一勤行二（大正藏圖像部十二，第十頁）：「右佛像每月二鋪。」鋪下自註云：「尊像十五體。」，十五體即十五軀，二鋪有十五軀，可見一鋪不僅一軀而已。又，大正藏第五五冊常曉和尚請來自錄云：「大元帥本身將部曼荼羅一鋪」，註云：「總五十餘身。」（五五冊第一〇七〇頁），五十餘身即五十餘「軀」；一「鋪」而有五十餘「軀」畫像，可謂巨構。此皆足證一鋪常含有多軀像。

綜歸起來說，不管是雕塑像或畫像，只要是一尊佛像，唐人就把它叫「一軀」。此外，唐人文章中亦每出現「等身像」一詞。所謂「等身像」，乃是指所造或所畫之像，與自己之身高相等；如係坐像，則與己坐時身高同。金剛峯樓閣一切瑜伽瑜祇經卷下云：「復說畫像曼拏羅法，取淨素牋，等自身量而圖畫之；凡一切瑜伽中像，皆身自坐，等量畫之。」，又，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云：「准己身高，畫妙兒菩薩十軀，藥師佛一軀，觀世菩薩一軀。」，等身像也以「軀」爲計算單位。畫像之等身像

既如上，今再舉造像之等身像於下：

唐、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三釋法藏傳：「高僧傳全文、翻譯文書建、共有一百三十五字、喊賦土文末倒語文、頭顱一百

「仁壽元年，文帝造等身釋迦六軀，敕令置於藏師住寺。」（一卷大業二年五月八日鑿立。）

太平廣記卷一百僧齊之：「其患骨疽，今無異者，每服一服，藥盡即愈。其患骨疽，今無異者，每服一服，藥盡即愈。」

「天寶五載五月中病卒，二日而蘇，因移居東禪定寺。院中建一堂，極華飾，長座橫列等身像七軀。」（出紀聞）

三、結

語

「鋪」是整體性的計算單位，唐人把性質相同的一組（多幅）畫稱爲「一鋪」；把獨立的一幅畫也稱爲「一鋪」。「鋪」除用以計數圖畫外，亦用來稱呼雕塑鑄像。雕塑鑄像一尊或一組多尊，都可以稱爲「一鋪」。

在唐世，與「鋪」字同樣用來計算圖畫的，有「幅」、「紙」、「楨」、「卷」、「張」、「帖」、「本」等字。「一幅」、「一紙」、「一楨」皆代表單一幅畫而言；「一卷」、「一張」、「一本」、「一帖」，用法跟「一鋪」相近，可代表多幅性質相同的一組畫。上述諸字除「鋪」外，皆僅能計算圖畫，不能用來計數雕塑鑄像。「鋪」字雖可用來計量圖畫與造像兩者，但以用在圖畫者居多。「鋪」字與變文的關係密切。講說變文時，講者一面把圖畫樹立起來加以指陳，一面加以講唱，因此有「立鋪」之語。講唱所用的話本稱爲「變文」，樹立以供指陳的圖畫（變相）則稱爲「畫卷」。唐人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詩：「畫卷開時塞外雲。」即是指此。

「軀」是佛像的計算單位。雕塑鑄像一尊稱爲「一軀」；以一尊佛像爲主的一幅（或鋪）畫，也稱爲「一軀」。唐世用來計數佛像的，除「軀」外，尚有「區」、「體」、「身」、「座」等字。這些字，字形雖異，用法則同。都是指一尊雕塑鑄像，或一尊畫像而言。

綜言之，唐人用來計算圖畫及造像的單位，約有兩個系統。其一爲「鋪」、「卷」、「張」、「帖」、「本」、「幅」、「紙」、「楨」等字，這類除「鋪」可兼用來計量造像外，餘皆用來計數圖畫。另一爲「軀」、「區」、「身」、「體」、「座」

等字，這一類是用來計數佛像。佛像（造像或畫像）一尊，即稱爲「一軀」，或稱爲「一區」、「一身」、「一體」、「一座」。

附 註

註一：見全唐詩卷四百四十。

註二：全唐詩卷四百二十七。

註三：「所由」與「共事」二詞之義，見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。

註四：見說文解字注第十四篇上「鋪」字下段注。

註五：周一良之文見於周紹良、白化文所編之「敦煌變文論文錄」上冊。

註六：孫氏之文，見於輔仁學誌第十卷第一二期。

註七：見大正藏五十五册第一〇六四頁。底下所引諸目錄（除「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」外），皆出自此冊。

註八：見大正藏五十五册第一一三二頁。安然曾於唐僖宗時入唐。

註九：唐高祖爲子世民祈疾造像一事，除大業元年（世民時年八歲）於大海寺造像還願外，並於大業二年至草堂寺（在鄠縣）造像立碑。當是世民患疾，李淵曾兼祈於此二寺。草堂寺之碑文全唐文卷三及金石萃編卷四十均曾載錄。今錄金石萃編之文於下：

金石萃編卷四十唐高祖爲子祈疾疏：

「鄭州刺史李淵爲男世民，因患，先於此寺求佛，蒙佛恩力，其患得捐，今爲男敬造石碑像一鋪，願此功德，資益

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，永無灾禍。弟子李淵一心供奉。大業二年正月八日建立。」

註十：案：「十六字」，三字疑有譌脫。高祖所勒全文，據碑文所載，共有一百三十五字，如加上文末所誌之年月，則爲一百四十二字。舊唐書所言「十六字」之上，疑搃「百三」兩字。

註十一：有關變文與變相（圖畫）之關係，請參見拙撰「唐世佛家之講經與敦煌變文」一文。

註十二：見大正藏第五十五冊。圓載曾於唐懿宗咸通年間入唐求法。

註十三：「帳」、「張」皆知亮切，係同音字。見廣韻去聲四十一漾韻。

註十四：見玉篇及康熙字典。